

Humphrey Burton 著

黃星亮 等譯 莊裕安 審訂



Johns Sir

伯恩斯坦傳上 Leonard Bernstein



伯恩斯坦傳(上)

Leonard Bernstein

Humphrey Burton 著

黃星亮·魏慶龍·何勁松 譯

世界文物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伯恩斯坦傳 / Humphrey Burton 著；黃星亮，
魏慶龍，何勁松譯。--初版。--臺北市：世界
文物，1997〔民86〕
冊； 公分
譯自：Leonard Bernstein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9551-89-8 (上冊：平裝)。--
ISBN 957-9551-90-1 (下冊：平裝)

1. 伯恩斯坦 (Bernstein, Leonard, 1918 -
1990) - 傳記 2. 音樂家 - 美國 - 傳記

910.9952

86000644

LEONARD BERNSTEIN

by Humphrey Burton

Copyright © 1994 by Humphrey Burto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7 by Mercury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obert Lantz-Joy Harris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國際中文版授權：大蘋果版權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伯恩斯坦傳(上)

新臺幣 350 元

著者 / Humphrey Burton
譯者 / 黃星亮・魏慶龍・何勁松
校者 / 言章
審訂 / 莊裕安
執行編輯 / 鄭世文
編輯 / 林文理・劉淑玲
封面設計 / 游大為設計工作室
發行者 / 鄭少春
登記證 / 局版臺業字第 0757 號
出版者 / 世界文物出版社
地址 / 106 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 60 巷 2 號
電話 / (02) 321-1291・351-8201
傳真 / (02) 395-9484
郵撥 / 16618294
排版 / 冠億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 / 龍驛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57-9551-89-8

初版一刷：1997年 3 月

10 9 8 7 6 5 4 3 2 1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目 錄

031 序：葬禮

037 第一部分 一位美國音樂家的成才之路：1918～1943

1. 孩提時代／038
2. 家庭生活／050
3. 外埠的孩子長大了：1932～1935／058
4. 哈佛大學／074
5. 廣闊的天地／085
6. 紐約，紐約！／105
7. 柯蒂斯學院：1939～1940／112
8. 壇格塢：1940／126
9. 最後的潤色／139
10. 重返壇格塢：1941.6～1942.8／149
11. 紐約的波希米亞人／161
12. 一夜成名／172

183 第二部分 名聲大振：1943～1951

13. 《耶利米》交響曲和《自由的想像》／184
14. 《錦城春色》／195
15. 第一位美國指揮家有了自己的第一支樂團／206
16. 走出自己的路／216

17. 救世主似的指揮家／231
18. 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244
19. 永垂史冊的歲月／259
20. 第一個指揮階段的結束／274
21. 人生轉折／295

307 第三部分 大有可為——作曲的年月：1952～1957

22. 再度投身戲劇創作／308
23. 牽制戰術／319
24. 從史卡拉歌劇院到百老匯／337
25. 《憨第德》／353
26. 《西城故事》／363

伯恩斯坦傳(上)

Leonard Bernstein

Humphrey Burton 著

黃星亮·魏慶龍·何勁松 譯

世界文物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伯恩斯坦傳 / Humphrey Burton 著；黃星亮，
魏慶龍，何勁松譯。--初版。--臺北市：世界
文物，1997〔民86〕
冊； 公分
譯自：Leonard Bernstein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9551-89-8 (上冊：平裝)。--
ISBN 957-9551-90-1 (下冊：平裝)

1. 伯恩斯坦 (Bernstein, Leonard, 1918 - 1990) - 傳記 2. 音樂家 - 美國 - 傳記

910.9952

86000644

LEONARD BERNSTEIN

by Humphrey Burton

Copyright © 1994 by Humphrey Burto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7 by Mercury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obert Lantz-Joy Harris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國際中文版授權：大蘋果版權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伯恩斯坦傳(上)

新臺幣 350 元

著者 / Humphrey Burton
譯者 / 黃星亮・魏慶龍・何勁松
校者 / 言 章
審訂 / 莊 裕 安
執行編輯 / 鄭 世 文
編輯 / 林文理・劉淑玲
封面設計 / 游大為設計工作室
發行者 / 鄭少春
登記證 / 局版臺業字第 0757 號
出版者 / 世界文物出版社
地址 / 106 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 60 巷 2 號
電話 / (02) 321-1291・351-8201
傳真 / (02) 395-9484
郵撥 / 16618294
排版 / 冠億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 / 龍驛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57-9551-89-8

初版一刷：1997年3月

10 9 8 7 6 5 4 3 2 1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此書謹獻給我的恩師、我在 BBC 電視台
有二十年交情的朋友：

休·惠爾頓

(1916～1986)

我就是在他熱情的陪伴下第一次見到了
萊奧納德·伯恩斯坦。



1974年，與維也納愛樂樂團陶醉於馬勒的樂曲之中。「他們已入化境。」
(Unitel/Lauterwasser 提供)

哀矜勿喜入秘境

我始終很好奇，英國 *Omnibus* 出版公司那套「偉大作曲家群像」，囊括了諸如韋伯、奧芬巴赫、帕格尼尼或維拉-羅伯斯這些「第二、三線」作曲家，卻缺了柴科夫斯基那根大樑。推測其因，恐怕是難以找到確鑿的文獻證據，完整記錄柴氏的死亡與同性戀情節吧。柴科夫斯基和梅克夫人留下的大量書信，反而使他們的情愫更加撲朔迷離。最近的「同志出櫃運動」熱潮裡，舒伯特始終是呼之欲出的對象，佩姬·伍德福特在這套叢書的《舒伯特》一輯裡，只曖昧提到「傳聞蕭伯與舒伯特耽溺於夜生活（舒伯特並因此感染梅毒），與蕭伯不道德、背逆宗教信仰的名聲均是事實」、「雖然有人懷疑過，但並無任何證據顯示他們有可能是同性戀」。

這本韓福瑞·波頓在伯恩斯坦逝後四年出版的傳記，已無隱惡揚善、知無不告的權利了。因為早在伯恩斯坦死前，瓊·佩澤早已出過一本「扒糞的」傳記。佩澤藉撰寫《格羅夫音樂詞典/伯恩斯坦條目》之便，與伯恩斯坦有過一度促膝長談，意外獲得受訪者交心。佩澤如獲至寶，繼續向伯恩斯坦周邊的親朋好友探底，獲得更可靠的佐證。這本傳記出版後一時洛陽紙貴，親痛仇快是不可免的效應，伯恩斯坦的女兒咒罵佩澤如設下糖果屋陷阱的巫婆。所幸佩澤這本傳記因立意不誠，暢銷也不長，如今幾可被波頓這個版本所取代。波頓至少還是彬彬君子，獲得伯恩斯坦遺產委員會的授權，可以引用大量的書信手稿，並順利訪談親人和同事。這本書出版後，《留聲機》月刊曾委託伯恩斯坦的親炙弟子約翰·莫塞里撰寫書評，至少在信實這點，沒有遭到挑剔，幾乎無句不有來歷。

波頓是伯恩斯坦三十年的知交，在英國電視公司製作音樂節目時，認

識前來探班的名指揮。伯恩斯坦曾在波頓的婚禮司琴，兩家人往來密切。波頓後來跳槽到聯合公司，擔任影片導演，為伯恩斯坦攝製錄影帶及影碟。波頓在電視界的建樹，曾贏得四座美國的葛萊美獎和三座英國的廣電學會獎。除了導播角色外，他也是倫敦《週日報》、《觀察家》、《當代歌劇》的特約撰述，亦為倫敦巴比肯中心的藝術顧問。伯恩斯坦曾組成一個「自傳班底」，準備大興旗鼓，波頓亦是核心主筆之一。

波頓的資歷看來四平八穩，非常適合為伯恩斯坦撰寫一部公允的傳記，但有佩澤挑釁在先，他可不能是省油的燈。對伯恩斯坦私生活一點也不熟悉的台灣樂迷，一定會對這本傳記震驚，乃至激怒。一如當年看到電影《阿瑪迪斯》，難以相信莫札特火雞般的笑聲，以及全面的荒誕不正經。伯恩斯坦像個二十世紀的唐喬望尼，更甚的是他採花釀蜜的對象竟是俊小子。同性戀並非難堪的事，有些生死相許的深情，要比異性戀更可佩。但伯恩斯坦的色欲，有時只是皮相，連一面之緣的雞尾酒會侍者，他都急欲勾引。照波頓的說法，費莉西婭逝後，伯恩斯坦還結交過數十位愛人同志。

我們一面訝異伯恩斯坦如此豐富的情欲生活，一方面更嘖嘖稱奇，波頓是如何挖到這些「深海黑油」呢？波頓的筆法近乎全知觀點，比如伯恩斯坦與三島由紀夫、麥可·傑克森的會面、伯恩斯坦臨終的閉關謝客、伯恩斯坦以色列和日本名不見經傳的露水情人，都逃不過波頓的法眼。如果以「編年紀事」來審閱波頓的傳記，的確不能不佩服波頓獨到的功力。波頓甚至說，他原先的篇幅，竟是本書的兩倍長，幾乎是初識伯恩斯坦後，便冥冥覺得會替這個人寫傳記。

幸好波頓大刀闊斧砍掉一半文案，否則我們還要讀到更多不耐其煩的起居注。伯恩斯坦是否偉大到生平鉅細靡遺，都值得大書特書？有機會親臨演奏會歷史現場，不過是幾千或上萬人，波頓一再記錄的巡迴演出歷程，普通讀者難有參與感。就像台灣讀者接觸到的伯恩斯坦，只能靠唱片和影碟。由於波頓側重客觀的史料徵引，即使以全知角度掃瞄他不在現場

的狀況，也不會加油添醋。所以書中多記載伯恩斯坦的交遊經驗，不易捕捉到伯恩斯坦的冥思，特別是他對偉大作曲家的觀感。伯恩斯坦當然讀譜，而且非常認真讀譜，但他讀譜往往是個人的內心活動，如果未曾化為錄音或筆記，波頓可不是神通的全能者，不可能捕捉到午夜迴縈的私密靈思。看完《阿瑪迪斯》，我們或許可以接受莫札特原是這樣一個人，但還是認為這僅只是莫札特的「分身」。因為電影並未全然表現出莫札特因何會是莫札特，會寫出那麼多感人心腑的協奏曲慢板和歌劇詠嘆調，那個寫出震古鑠今樂曲的莫札特，才是真正的「本尊」啊！

傳記作家韓福瑞·波頓和劇作家彼得·謝弗，難道是來混淆視聽，污衊偉大藝術家的？非也，非也。我們從這些傳記中，看到音樂家的更多面相，同時也看到人生更多面相，雖然它們有些殘酷。閱讀伯恩斯坦的傳記，兼有愉快與不愉快的兩種情緒。喜悅的是身為窺視者，一再得知先前不知的秘聞，科普蘭、庫謝維茨基、弗朗茨這些音樂家的隱私情欲曝光了，我滿足於從此知道更多真相。感傷的是伯恩斯坦的一生，簡直像齣磨人的悲劇。打從他與未婚妻延宕的婚禮，就註定畏畏縮縮的同志旅程。讀到費莉西婭臨終時，可以說是難過的第一個高潮，這對夫妻據說是基於「友誼」而非「愛情」而走進禮堂的。費莉西婭在伯恩斯坦決意搬出去與科思倫同居時，詛咒了他一句話，「你晚年會在痛苦和孤獨中死去。」彷彿伯恩斯坦會變成李爾王，而這個李爾王一度和女兒同時爭寵某位年輕俊男。

伯恩斯坦日後沒有變成衆叛親離的孤獨昏君，卻成為優柔寡斷的王子。To be or not to be，「我最擔心的是，我給人們留下的印象（也許印象不太深）是一位指揮家，而不是一位作曲家。……我看不見上帝，你知道。我害怕死……當你不再熱愛生活時，當死期將近時，那就毫無意義，無濟於事。愛能讓人流淚，而我卻哭不出來。」伯恩斯坦的擔心，確實並非無的放矢。音樂史上一些身兼作曲與指揮的天才，像孟德爾頌、舒曼、李斯特、馬勒，都是以原創藝術家，而不是詮釋指揮家傳世。但伯恩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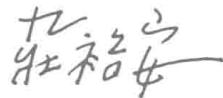
的交響曲，可能遠遠不及前述諸位，難達平起平坐的地位，人們只會記得他在百老匯寫的那幾齣音樂劇。馬勒生前雖遭冷落，但他自信滿滿，他的時代將從他死的那一刻開始振起，預言實現了，伯恩斯坦亦是馬勒復興運動的大功臣。但伯恩斯坦死前只對好友阿隆·史坦說，「我在思考我的一生，我的污點太多了。」

莫塞里的書評說得好，伯恩斯坦並不像書裡面那麼卑下。如果他的性格裡，沒有樂觀與謙虛，他不可能立下那麼大的志業。他在普及音樂教育的成就，利用廣播和電視媒體推廣精緻音樂，二十世紀指揮家沒人堪比。大牌指揮相互排擠不可避免，伯恩斯坦曾是德國留聲機唱片公司用來牽制卡拉揚的主力棋子，但莫塞里很少聽到伯恩斯坦口中說出有關卡拉揚的苛薄話。以波頓和伯恩斯坦的熟稔，他必定瞭解伯恩斯坦的過人長處，但波頓似乎刻意避嫌，不讓傳記流於歌功頌德，難免矯枉過正。所幸伯恩斯坦的功過，不是單一傳記、單一樂評可以蓋棺論定的，他留下那麼多的唱片錄音，才是吞吐呼吸的完美紀錄。

我們到底要不要探測伯恩斯坦的隱私，到這般剔透的地步呢？藝術不恆等於真理，很難有愈辯愈明的終點。這使人想起拉威爾，比柴科夫斯基和舒伯特更神秘的隱者。拉威爾一生沒有傳出任何緋聞，他愛的是女人抑或男人，是既愛男人又愛女人，或既不愛男人且不愛女人，始終找不到線索。但這並不影響指揮詮釋《波烈露》，或聽衆欣賞《加斯巴之夜》。作曲家有權利關閉他的感情世界，呈現出跟作品一般純粹的面貌。我們不宜說波頓不能揭開伯恩斯坦的神秘面紗，但是伯恩斯坦也可以保留懶惰的私密，永遠不必解開，這跟他的指揮功力未必有關。從瓊·佩澤那「錯誤的第一步」，伯恩斯坦就註定難能入土為安。

我前面提起的，新開發大音樂家的隱私天地，既愉快又不愉快的情緒，其實就是《論語》裡所說的：「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不過以「哀矜勿喜」這樣的情調，來閱讀伯恩斯坦的傳記，未免顯得扭曲。因為伯恩斯坦的唱片錄音，特別是現場拾音的版本，總給我即興、猛烈和歡愉

的快感，即使是哀傷的馬勒，也有悲劇洗滌後的淋漓。波頓的傳記，也許要秉於他所探掘的密窟，要當一名忠實又無缺的觀察員，反而染上陰暗的色調。伯恩斯坦想必既不是李爾王也不是哈姆雷特，只有子女最瞭解和諒解他們的父親。在伯恩斯坦的棺柩裡，他們起先放了指揮棒和馬勒《第五》的總譜，又在死者口袋裡擺了幸運幣和琥珀。不夠，還不夠，孩子們後來又放進一本《愛麗絲夢遊仙境》。還是他們最懂得老爹。



1996年12月

前 言

我動筆寫此前言時正值萊奧納德·伯恩斯坦去世三周年。不管是作為作曲家、指揮家、教師、鋼琴家還是作家，音樂對他來說都是一種永恆不變、無法割捨的需求。在他的護照上職業一欄裡，他用這樣一個詞描述自己：「音樂家」。他的個人生活豐富、充實，有時也有苦惱，但音樂始終是他生活的中心。然而，一部供大眾閱讀的書不可能專講音樂，我只能勸諸位撥冗去欣賞有關的錄音或錄影。

這部傳記是從1991年9月開始寫的，本來可以輕而易舉地達到目前篇幅的一倍，我之所以會這樣覺得，是因為我的初稿寫得更長，達到了1,850頁稿紙。在這部傳記的結尾部分，我向我的目光敏銳的編輯們表達了其應得的謝意，並附上了一張年表，列出了伯恩斯坦所作的主要樂曲的目錄，以及拿出其收藏品和研究成果幫助過我的數百名人員和部門的姓名和名稱。在本書的後面還附上了所有軼事、信件、節目評論、引用的報刊內容、雜誌採訪內容和電影劇本的出處（中譯本略），及參考文獻提要。

雖然萊奧納德·伯恩斯坦的家人和以前的同事給予了我極大的幫助，但我還想強調這並不是一部「授意寫成的」傳記。沒有誰對我說該寫些什麼，也沒有誰阻止我說我想說的話。我還必須補充說明的是，任何可能沒有發現的錯誤均由我個人負責。我還要特別感謝萊奧納德·伯恩斯坦遺產委員會，作為版權所有者，他們讓我獨自享用了伯恩斯坦檔案館的資料，並允許我大量引用伯恩斯坦的書信和其他音樂手稿。

Humphrey Burton

1993年10月14日於紐約

